

郭东健： 用心感受 用情画画

■ 本报实习记者 徐新芳



人物名片

郭东健,1956年生,祖籍山东博兴,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福建省画院执行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出版发行《当代国画名家作品——郭东健》、《郭东健人物画集》、《中国画家郭东健》、《郭东健水墨人物画选》等多部个人专集。

郭东健长期致力于写意人物画创作,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觉张力和深蕴的精神内涵,越来越受到画坛与评论界的瞩目。正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吴山明所说:“郭东健对水墨特别敏感,通过用笔的变化以及对水分的熟练掌握,使画面墨韵变化丰富多彩,并在水墨的朦胧之中寻求出不同的意境,抒发物象的精神内质。”

手沾墨香 气定神闲

很小的时候,郭东健搬到外婆家,在福州南后街十几平米简陋的小屋,度过了温暖的少年时光。专事修补油纸伞的外公外婆有一个小小的老铺,从记事起,郭东健总会兴奋地紧盯着外公在油纸伞上画娇艳的牡丹、雨中的芭蕉、迷人的山水、折枝的梅花、飞腾的小鸟……绘画艺术的种子悄悄地在郭东健心中生根发芽。上初中后,天刚蒙蒙亮,郭东健便带上画具,跨上自行车,沿途叫醒一帮画友到西湖公园、长途汽车站、菜市场画速写。多年后他写道:“在人的成长轨迹中,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关爱无处不在,那是心中最为久远和爽心的风景。”

1978年,郭东健考入福建师大美术系,这是他最为珍惜和勤奋的4年,带着对艺术世界的好奇,积蓄着自己的力量。曾经和郭东健携手习画的中国画院国画系教授尉晓榕说:“东健的画,总有一派温煦的气氛,还有一点抒情,一点诗的隽永,一点思古的余绪,一点淡然处之的诙谐,这实在是他天赋本性的透射。与东健交好的人们,都欣赏他处世为人的和煦和儒雅,在校时,他便是一位手沾墨香而气定神闲的雅士,他的儒雅是天然的,无需文化的外在修饰。这一层,在他的画里已然尽显。”

走出长安山下的福建师大,郭东健被分配至福建省政协书画室“海云墨会”,在这个寻常百姓眼中可以称为“官府”的地方,郭东健一待就是23年。在这里,他认识和接触到中国许多一流的画家,像吴冠中、黄胄、陆俨少、朱屺瞻、王个簃……这些近代中国画坛重量级的大师都与他成了莫逆之交。1984年,他陪同黄胄在闽采风2个多月,去惠安、武夷山等地写生,黄胄对福建省政协领导说:“你们不要专程陪我了,只要一部车子,一位小郭就可以了。”小郭就是郭东健。

在政协“海云墨会”期间,郭东健策划和组织各种活动、编印各类画册,至今仍为美术同仁称赞不已。当年有20多位重量级的海派画家应邀前来武夷山写生,他们的写生作品作为“武夷风光展”专题在上海展出后引起轰动,使当时还不甚出名的武夷山水一下子让无数观众所熟知并为之赞叹。

上世纪80年代末,慧眼识才的福建省画院首任院长丁行“盯”上了郭东健,并不遗余力地将其招至麾下,由此郭东健成为福建省画院首批特聘画家。2005年,郭东健正式调入福建省画院任职,开始的一段时间,他感到并不适应,他坦诚地说:“总想做点事情,但总感觉有一张无形的网罩着你,使你无法伸展手脚,很难受。”到任一个半月后他曾提出辞职,但领导一次次地挽留了他。冷静下来后,郭东健选择了面对。他相信,只要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持之以恒,总是会找到一条突出重围的路。

近几年,郭东健策划了一些规模大、档次高的学术活动,比

如“全国画院国画名家扇面艺术邀请展”,这个展览汇集了全国38个国办画院99位名家扇面精品,是福建省画院第一次用大笔民间资金举办的画展,对于研究扇面艺术的当代存在方式与推动扇面艺术的多样表现有积极的作用。

用水墨传达人文主义关怀

郭东健以水墨古典人物画见长,他的水墨仕女画有自己的笔墨趣味,在构图和色彩上别致、脱俗。他大胆地放弃了本已驾轻就熟的表现手法,而注重提炼线条品质,有意削弱和淡化线条的勾勒,将稚拙的形体巧妙地融入墨色之中,使之随意渗化成为一种富于形式美感的水墨肌理,并多以宿墨去表现那种凝重而不生涩的画意效果。在赋色上,他将人物造型的适度夸张与色调的情感趋向做了对比,吸收唐施釉法,使色彩渗化成为一种斑驳而自然的彩釉效果,如真如幻的“光影”使画面显得古朴雅致,给人一种轻松宁静而又不失沉稳深厚的视觉感染力。像他的古典题材作品《素琴洗心》、《自在图》、《云水无尘》、《云林雅趣》中的人物,流淌出悠闲自在、宁静无瑕的情怀,仿佛生活在一方理想的伊甸园之中。

这些作品背后包含着比视觉真实更接近真实的东西,那就是郭东健试图用水墨诠释一种温暖的人文主义关怀。他摒弃了迎合大众之娱乐性,而进入深刻追问生命本真意义的精神探究,从而传递出古老与现代的种种人文信息,也因此使笔下的古典人物具备了诸多现代文

化的新特征。

郭东健既继承传统文脉,又以探索的姿态来关注现实、人生、社会。长期生活工作于福建的郭东健,对具有特殊民族文化风情的惠安女子也是情有独钟,惠安女的黄斗笠、蓝衣服、黑裤子、花头巾、银腰饰等特殊的服饰和美丽令他怦然心动。因为当地男人大多外出谋生,惠安女肩负着家庭农活、养老抚幼的重担,在特殊环境中造就出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造就出了企盼爱情、忠于爱情的情怀。郭东健从她们身上发现了人性之善和传统之美,经常用画笔来表达对惠安女的敬佩与赞美之情。

在《守护着男人心底那个永恒的家》作品中,5位劳作的女子正在稍事休息,有的仰望,有的沉思,有的急匆匆赶路回家。郭东健用墨韵的浓淡浸染出了她们内心收获的满足和对出海家人的挂念、忧虑的情愫。在另两幅惠安女的题跋中他分别写道:“惠安女浪漫的服饰,呵护着心中的梦想,再现了蓝天、大海、沙滩、礁石的本色,折射出古代与现代的人文审美价值的种种信息。”“封建与民主、节约与浪费,在惠安女身上兼而有之,这是一种内涵丰富深刻、既矛盾又统一的审美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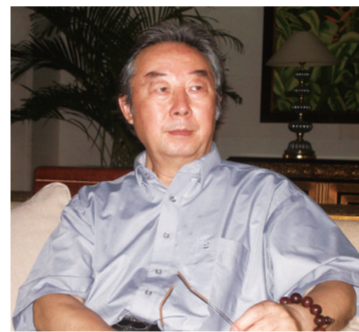
用心感受,用情画画,用自己的感受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在传统水墨方式中寻求诗意和现代图像,郭东健仍在不停地追寻,他的生命也因此而富足。



惠安女(国画) 140×70厘米 郭东健



拾纱(国画) 68×68厘米 2010年 乔德龙



人物名片

乔德龙,1941年生于贵州,籍贯重庆万州,1989年移居海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海南省博物馆馆长。其作品《舒心话》、《赶场归来》、《磨房的女儿》1984年同时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春米谣》入选1997年全国人物画展,《绿挎包年代》2007年入选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精品展。

乔德龙： 我画画追求每年有变化

■ 本报记者 续鸿明 冯智军

幼年生长于农村,后来多年在文化馆、文化局工作的经历,让乔德龙有机会长期接触基层;后来转到博物馆工作,又让他把精神的触角延伸到古代文物。人生的所有经历都滋养和丰富了乔德龙的绘画艺术创作。

近日,“中国梦·文脉芯——乔德龙国画精品展暨研讨会”亮相北京荣宝斋美术馆,这是乔德龙首次在京办展。“画如其人”这个词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年过七旬的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朴实,其作品亦是或具有浓浓的乡土气息,或格调高古,没有时下流行的各类炫技,也没有宏大叙事或故作高深。他就是老老实实画画,用画笔描绘他熟悉的西南少数民族,表现他心驰神往的古人高士生活。“我以人物画为主,花鸟、山水、书法、篆刻我都弄。”乔德龙对记者说,“我这一生都在求索,每有所得,即为有悟。艺术追求不能停歇,我享受这个甘苦自知。”

苦中寻艺 乐在其中

乔德龙自幼喜爱绘画,上幼儿园时,曾有父亲的朋友问他长大了做什么,他脱口而出“当画家”。小学时,因父亲是黄埔军校第八期的毕业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变故,他被迫失学,常与同伴上砖瓦窑拾煤渣,捡废铜烂铁,也曾沿街叫卖早点。就在这种境况下他也没有忘记绘画,曾将父亲《黄埔军校同学录》中的空白页撕下来学画画,以至于同学录被毁。后来他投奔姑母家得以继续上学,并痴心不改,跟随班主任姚垂书学画。

1956年他考上贵阳师范初师部后,每逢周末,他便与穷苦同学到校外为人除草,以赚钱购买书籍与画材,但他却因画画被学校指为“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

毕业后做了教师的乔德龙,“不甘于做贫苦者”,有了收入便购买各种书籍,开始沉浸在读书画画之中。后来历任贵州长顺县文化馆、文化局局长、局长等职的他,这个习惯始终没有放弃。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时,他的中国画《舒心话》、年画《赶场归来》,以及用绢上工笔创作的连环画《磨房的女儿》3件作品同时入选。虽然为了创作他瘦了15斤,但乐在其中。

1989年,乔德龙举家移居海南,先在文化系统任职,后又担任省博物馆馆长。谈到这些年在工作与艺术之间的抉择,乔德龙用“帽子”来形容:“帽子是别人借给我戴的,哪天别人一不高兴,把帽子收回去,我就一无所有了。只有我手

上的这支笔是我自己的,谁也拿不走。”

都市面壁 再获新生

2001年乔德龙从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一职退休,他戏言“今日始转正,鲤鱼跳龙门”,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绘画之中,开始了9年闭门谢客的“面壁”生涯:每日晨起临书为早课,然后读书、作画。“我一生夙愿未了,且人到退休,人生进入倒计时,已来日无多,须靠余日来加速拼搏,以不负此生。”很多人说乔德龙退休后回贵州老家了,更有人称其为“隐者”。

在此期间,乔德龙创作了《绿挎包年代》等一大批佳作,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也迎来了艺术的新生。2009年,乔德龙终于“出山”,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画展,好评如潮。但乔德龙心态冷静:“我乃一老翁,早已过了闻美言而忘乎所以的年龄。闭门静思,好评皆是浮名,悦耳却不养心。”

当时恰逢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乔德龙对于这片工作生活了数十年的第二故乡深怀感情,决定把黎族人民的生活完整地表现在画卷上,创造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艺术作品。他整理了20年来收集的资料、积累的素材,并再次到山区体验生活,开始了组画《五指山之歌》的创作。每日工作9个小时以上,历时大半年,他终于在2010年春完成了组画《五指山之歌》。这批组画,每幅都近5米长、1.8米高,从相貌特征到服饰搭配,都是在严谨的写生与严格的考证之下完成,在艺术独创性之外,颇具史料价值。

“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反映黎族生活的绘画作品,服饰并不准确,常常张冠李戴,把不同支系的人物服饰混搭,同时也存在人物形象的概念化问题。这套组画准确区分人物服饰,同时如何使一起跟地织锦的黎族人物画面构图有变化而不流于概念,是我要解决的问题。”

2012年,乔德龙又将《五指山之歌·织锦图》重新绘就一幅,将画作扩大到1.8米高、10米长,人物也从最初的20多个增加到56个。在若干小稿、两遍中稿、三遍大稿,历时3个月再创作后,这幅巨作在全国政协礼堂一亮相,就赢得了一致好评。“我想,画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这样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去体现的。”乔德龙说。

戏称“票友” 自嘲“守旧”

乔德龙有一方印章,其边款为:“吾自幼喜书画却误习了中文,故视中文为

画外功夫。戏称自己是票友。吾八五年入全国美协,后又晋高职。吾玩票倾注心血耶。”这个戏称的“票友”,堪称艺术道路上的苦行僧与殉道者。

“有些当年很满意的作品,现在不满意了,就重新画过。有的题材非常喜欢,就会反复画,画很多遍。”乔德龙说。他在感情上是个守旧恋旧的人,所以画作中也是反复画他感兴趣的题材,如黔乡系列、海南系列以及儒释道人物系列。在举家移居海南多年后,贵州的乡情仍让他难以忘怀。在其一再画的乡场景系列里描绘的多是贵州农民赶集的场景。

“一个画家应当不断地追求,不断地改变自己,千万不能把自己定格在那里。齐白石70岁后还有‘衰年变法’,黄宾虹山水画也是70岁左右时才形成自己的面目,如果他们停滞下来,就不会有他们后来的成就。有些画家一旦成名之后,市场认可他的作品的数目,他就失去了艺术上的追求,不断地复制自己。”乔德龙绝不愿意成为这样的画家。“看自己过去很满意的作品,现在不满意,就把它撕掉,重新画,反复画。我的画几乎每年都有变化,在笔墨、造型、在题材上,当然不是大变,是渐变。”

同样在艺术上,他也是如此“守旧”。“我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人,虽然从小既读中国书,也读外国书,但我骨子里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书法是我这一生不敢稍有懈怠的挚友,中国书法的审美标准已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故而我会不自觉地把这个标准移植到中国画的实践中去。绘画之中,无一笔不是书法,我自知于书道尚乏天分,但我学书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乎‘笔墨’之间,所以我常说‘我是在写画’。”

对于当代工笔画盛行、写意画消歇的现状,乔德龙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如果是两个初学画画的人,一个学工笔,一个学写意,用三五年基本能画出像样的工笔画,但同样的时间可能还入不了写意画的门槛。工笔画易好难工,当然要画到顶尖的高度也是要下很大的功夫;写意画难好难工,需要数十年的笔墨修炼。我的观点是,写意画是一种‘老年艺术’,不是说老了才能画,而是说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

近年来,乔德龙喜读古籍,如陶渊明所言“好读书不求甚解”,享受读书的乐趣,获得心灵的宁静。他学书东坡,寄情田园,魂系传统,笔绘当代,在默默地耕耘中享受着艺术赋予他的一切。